

中央给冀州各级党委及
全体党员的信

()

编印单位

材料时间 33 年 1 月 26 日

军事学院图书馆

一九 年 月 日

33- 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 全体党员的信

——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一 日本占据满洲后一般的状况

满洲已经被日本占据一年零四个月了，日本帝国主义用全部的力量把满洲变为它垄断的殖民地，变为进一步的进攻中国革命，公开的武装干涉中国革命，进行冒险主义的反革命的反对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苏联的战争，以及为着争夺太平洋的霸权，而与自己极大的竞争者——美国，彼此进行强盗战争，而最最重要的是对本国工农和一切劳苦群众，加紧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进攻等等的大本营。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个计划能完成到什么程度和如何范围，这首先要依满洲的内部为转移，如果日本帝国主义因有奉系军和南京政府完全可耻的投降政策——“不抵抗”而能在短期内占满洲，那末现在它不得已而承认了，须要十万武装整齐的正式日本军队，用十年的功夫，才能在满洲建立起应有的秩序来，这个承认是十分有价值，和十分值得注意的。满洲现在的经济状况，正和侵略者所应许的“经济兴隆”相反，而是沿着经济危机继续发展的道路前进着。危机几乎扩大到了灾难浩劫的状态。抚顺、鞍山等煤矿并关闭了一半。铁路（南满、北宁）不但减少了运输，而且经常的通行。奉天的一万四千七百三十九个商店关闭了七千多个，北满的收成只有常年的二分之一。在整个的北满这项损失是相当大的。

216853

柳
楊
翁

农产品的商品余额，这些余额通常是出口的。因水灾而受害者在八百万人以上；城市和乡村中的失业者，贫民饥民逐日的增加。在政治管理方面，借口铲除军阀而进行着真正的殖民地制度，保存着一切军阀官僚的国家机关系统，更加上日军直接血的统治。满洲国傀儡政治的压迫，不但未按着侵略者的应许而建立“廉洁政府”，和减轻捐税，反而增加了许多新的捐税和直接抢夺农民的土地等等。不但没有侵略者所应许的“和平秩序”，反而进行着不断的战争和各样的扰乱，劳动者所受的压迫竟如此之深，农民甚至不能自由的种高粱和使用器具家什（如三五家许可共用一刀等等）。日本帝国主义野兽般的白色恐怖竟如此之甚，如抚顺煤矿的成百甚至成千的工人被活埋了。

“因为日本侵略军的民族压迫，及广大群众政治经济地位的日益恶化，于是不仅满洲的工人农民苦力小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学生、城市贫民）对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表示极端敌视，而且有一部分的有产阶级直到现在对侵略者抱敌视态度，因为它是他们的利益的竞争者。正因此，日本帝国主义所谓满洲国，直到现在还未造下坚固的社会靠山。而且，虽然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组织十分薄弱，但满洲的游击运动，却逐渐更多带着群众的性质”。

因为这个，以及因为国际方面以及日本内部许多其他的原因，所以日本国内不但经济危机猛烈的加深和扩展，而且统治阶级内部分裂，以及意见纷歧日益趋紧张起来。特别是工人阶级和农民对不满，以及革命情绪和波动迅速的增长起来（工人罢工运动发展，农民不断的骚动，而且有些地方竟变成了武装斗争，先进工人和农民及知识分子中的反战争情绪正在加紧，日本共产党的发展等等），这些教训不仅对日本帝国主义十分宝贵，而且对一切想从危机中走出危机的人都十分宝贵。

虽然国际间和国内有各种各样的困难，日本帝国主义却继续

216853

用加紧的速度准备着满洲的大本营，首先是为着进一步的进攻中国和实行武装干涉苏联的计划，占据山海关和进攻热河以及准备割据中国北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抢劫和侵略计划的有机的继续。

二 满洲目前反日游击运动的性质和前途

满洲反日游击运动，在上海工人及十九路军士兵所实行的英勇的民族革命的防守推动之下而一天天的更带群众性质。现在各游击队的数目约有三十万人，这些队伍因其社会成分政治领导及影响的不同而带着各种不同的色彩。现在主要的可分为以下几种：（一）纯由旧吉林军部队所组织者，其领导属于张学良部下的各将领（马占山，李杜，丁超，苏炳文，朱霁青等），他们服从国民党的指挥而依靠着地主资产阶级和富农，这一些人，在另一帝国主义（美国）影响下，同时在广大民众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涨，及其自己的军队中兵士和一大部分军官反日情绪威胁之下，而且为着自己剥削者的利益，才实行抗日的战争，然而，他们却绝对仇视工农的各种带群众性质的革命运动。他们枪杀革命的工人、民士兵学生，解除反日义勇军的武装，压迫劳动者，他们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在适宜的条件下和必要的时候，能够叛变和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而且现在已经阻碍着满洲真正群众游击运动的发了。他们的战斗力较低，及其失败（马占山、李杜、苏炳文）和投降（几乎完全没有激烈的战争，而把阵地让给日军），主要的是由他们仇视劳动者的政策产生出来的。

苏、李、马等的失败，绝对不是表明满洲反帝国主义游击运动没有希望或是低落，这只是又一次的表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及其代表国民党以及一切军阀将军在反帝斗争中的无能，这只是又一

次的证明，我们说的：只有广大民众武装起来，才能战胜帝国主义。这话的正确，这只能使工农兵士贫民及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军官们相信，他们应该违反国民党张学良及一切军阀而自己来保护中国，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同时也必须反对他们，因为他们是帝国主义最狡猾的奸细。在这些军阀失败和投降之下，有更大的可能在满洲热河中国北部及全中国吸收成千成万的工农和一切真诚反帝分子，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继续进攻中国北部而参加反日反一切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二）第二种游击队，如王德林这一部队，不是大部的旧吉林军，而大部分是农民小资产阶级，甚至是工人的反日义勇军，国民党的影响较小，有一时期在某种程度内，曾经允许我们党反帝国主义及革命煽动的自由。这些队伍的领导者企图各种民族的和社会的武断宣传而能依靠在农民小资产阶级身上。最近在上级和下级军官间，在政治方面看出了内部分化过程的开始，这个队伍的命运，是首先要看他对中国工农的政策如何。（三）第三种游击队，是各种农民的游击队（大刀会，红枪会，自卫团），其中有工人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参加；其成分多数是农民，因为他们政治的成熟不够，及军事技术的弱点，一部分（现在仍然是大多数）还在地主富农及旧吉林军官的影响和指挥之下，而不能使自己的运动走上真正革命的轨道。而且有时候简直被反动的领袖为自己的利益而利用了。一部分是在革命分子的影响和领导之下，他们对于本阶级弟兄的态度极好，然而还未能找着正确的彻底的革命的方法和道路。（四）第四种游击队，赤色游击队，这是我们党领导下的工人农民革命兵士及其他革命分子的队伍的，他执行我们党对满洲问题的纲领中彻底反帝的要求。他是一切游击队中最先进最革命最大战斗力的队伍。这队伍在自己进一步的开展中，有可能动员千百万群众在自己的周围，而不仅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不仅与满洲政府，而且与国民党政府作胜利的斗争，

但是可惜我们的组织及影响过于薄弱，所以虽然党、苏维埃、赤色游击队的本身的政治影响不断的增加（比如许多的游击队不断的找我们的领导），然而赤色游击队，直到现在不但还不是满洲整个反日游击运动的领导者和左右一切的力量，而且未成为这运动的基本力量。

整个国民党的各个派别，一贯的继续对各帝国主义的基本政策——投降政策，在准备进攻苏联的反革命战争及为着瓜分中国及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太平洋上帝国主义大战方面尽着奸细的作用。对满洲的反日运动，执行着最可耻最狡猾的策略。

所有一切反动派别在全国广大群众反日反帝反国民党的怒潮威胁之下，不得已采取了这样的方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表面上处反对的立场，对满洲的反日运动假装着同情，他们提出援助反日运动的口号与空谈，不仅是为着掩饰自己民族革命叛徒的真面目，而且是有一定反革命目的：（一）为着借口“肃清后方破坏分子”而加紧进攻苏维埃中国和英勇的工农红军。（二）借口“国难期间全国一致”“各阶级为救国而牺牲”“不允许阶级斗争”“维持后方秩序”等等，而对工农兵及革命知识分子加紧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进攻。（三）散布对国民党“民族革命”的幻想，以求挽救自己腐朽垂死的政治。（四）夺取反日运动的领导，以保护自己反革命伙——军阀的统治，把反日游击运动限制在国民党监督下的个别队的“单纯军事行动”，并且不但不援助群众真正的革命反日运动，而且直接的用“铁和血”来压服他。并在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者为适合的时候，而完全叛变满洲一切反日运动。（五）为着夺取垄断广大群众们的为给满洲游击队物质和精神上的援助，企图使满洲游击队没有真能从外面得到此种帮助的可能，并借此缩小满洲和全国反日运动的程度和范围。

因此便是借保护民族利益，而实际限制这个运动，并准备与日

本帝国主义共同来破坏它。挂革命的招牌来行反革命的政策，这是国民党各派别对满洲问题政策的一致的实质。同时国民党各不同派别因其与各不同的帝国主义主人的基本联系，而且对满洲问题所玩的手腕中也本着各不同的帝国主义的利益。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派逐渐倾向于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谈判，以及强盗国际联盟的提议，而同时大喊反对日本在满洲的侵略，其目的是在执行美帝国主义的命令。以陈济棠胡汉民等为首的广东派，武断的喊反对日本侵略满洲时，其目的是引诱群众视线和注意脱离所谓康藏纠纷，以便英帝国主义能安心执行在中国西北的占据西藏西康等计划，另一方面取得些政治资本以作反南京之用。北方国民党（冯玉祥阎锡山）及非国民党的（段祺瑞吴佩孚）军阀官僚们，口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的侵略者及国民党南京派，实际共同的是建立所谓北方独立及变相的第二个满洲国。

上述的事实，又一次证明共产国际及中央对满洲事变的策略与立场绝对正确的，即是“推翻国民党这个背叛民族羞辱民族的政府，是武装民众顺利进行反日及反其他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来保护中国的独立完整和统一的条件”。所有这些事实，毫无疑问的是说国民党张学良在满洲游击运动中的影响和局部领导，是阻碍满洲反日运动及一般革命群众进一步的扩大和深入的基本事实。就是，国民党这个影响和局部的领导，在满洲目前反日游击运动中政治方面很不成熟及满洲我们党较弱条件下，是主要的危险。它能使满洲的游击战争在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前失败。因为实际情形如果继续不变，则满洲反日游击运动失败的前途，不仅由旧吉林军将领及国民党的必然叛变投降而产生，而且还可以因为运动本身致变成散漫和政治绝望及组织瓦解而产生出来。

为避免失败和瓦解，为使反日游击运动胜利，那便须要坚决的为夺取和巩固我们党——无产阶级唯一的彻底革命的党——在满

洲反日游击运动及各种革命群众运动中领导权而斗争。它，并且只有它，能够组织和动员满洲本部及全中国成千成万的民众作武装斗争，从满洲，西藏和全中国赶走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极广大的民众，是战胜帝国主义唯一的力量。而我们党是他们唯一的可靠的组织者和领袖，满洲事变使我们党负起极大的任务。

三 我们党在满洲的战斗任务

满洲问题，有了很大的全世界的意义。满洲的命运不仅是与反苏联武装干涉及太平洋帝国主义大战的命运联系着，而且是与中国苏维埃革命的进一步的发展以及整个殖民地世界解放斗争进程的命运密切的联系着，我们党胜利的指导满洲的革命群众斗争，这不仅是完成自己民族解放革命任务和保护苏维埃的中国，而且也是完成国际的任务——在实际反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中武装拥护苏联。

我们党应该十分清楚了解和巩固反日群众斗争的领导，是自己手里的任务，这是中国革命发展的现在阶段上的基本任务之一。即除此之外，更有发展和联合苏区，巩固红军，推翻国民党和扩大群众革命斗争，而首先是工人阶级罢工的斗争，目的是在吸收黄色工会及无组织的工人，而把赤色工会变为真正广大群众的组织底任务。事实的整个过程完全证明了共产国际执委和中央关于用革命方法解决满洲问题总策略的方向的正确，以及根据这个策略方向而规定的及由其中产生出来的总政治口号的正确。在满洲群众运动现在发展的阶段上，我们总策略方针，是一方面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另一方面准备进一步的阶级分化及统一。



战线内部阶级斗争的基础，准备满洲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前途。共产国际第十二次全会在这个策略基础上所提出的总政治口号——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及民族叛徒的财产，总同盟抵制日本帝国主义及满洲国，扩大广大群众的游击运动，反对日本侵略者，建立选举的民众革命政权，——这些口号毫无疑义地，将得到满洲和全国广大民众的热烈拥护和同情。然而实现这些总的政治口号的成功，首先要靠着我们党正确的和灵活的实行“特殊的”全民族的反帝国主义，而首先便是反日的统一战线，并且要靠着夺取和保证无产阶级在这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我们党利用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在这方面已有的极丰富的经验，计算到满洲反帝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现在阶段上阶级力量的相互关系，和配置的特别情形，在执行这个策略时，对下列的情形应当严格的注意！

第一，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坚持和保存自己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即无产阶级的政党自由的和不留情的批评和揭穿统一战线内同体中的一切不彻底、动摇、叛变、变节、投降的企图和事实。坚决的无情的反对右倾分子，把夺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策略，变为投降和作资产阶级尾巴的一种企图和趋势。但同时要和“左”倾关门主义，及在政策的实际工作中想跳过现在阶段的企图和趋势宣布无情的战争，因为这可过早的破坏或完全不可能造成现在所规定的必须的统一战线。并且这在客观上实际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

第二，在实际执行统一战线的策略时，必须具体的注意的计算到客观的环境和主观的因素，须分别的对付各种不同的对象。如对上述的第一种游击队（朱雾青本人的队伍，这里不包括群众的反日义勇军，这些义勇军是暂时的和形式上的服从他的指挥）主要是从下面和兵士组织统一战线。并且在有共同作反日斗争必要时，订立具体的作战行动的协约。对第二种游击队，除下层统一战线外，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内，或能实行上层的统一战线。对第三种游

游击队，根据其反对反动领袖的斗争，以及我们在他们中间的革命政治影响的程度而决定具体的实行统一战线的程度和范围，甚至可与他们订立某种反帝联盟的形式。然而，第三，必须牢记着下层统一战线，是我们活动的基础。任何的上层统一战线都只有在我们能够抓紧巩固的下层统一战线和上层处于下层革命情绪的威胁下的时候，才可能和有用，只有这样的分别对付和执行下层统一战线，能使满洲的工人阶级和革命运动，能够得着实行民族革命战争统一战线策略的效果。

第四，必须慎重的计算到这一点：即是，如果无产阶级在一定的场合和条件之下，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一部分实行统一战线，当这部分人还用武装的方法与帝国主义斗争的时候，那么，这不仅是表明共同的反帝国主义斗争，而且特别是表明为着夺取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来，而用特殊的方式来与这资产阶级奋斗。不保证反帝运动有无产阶级的骨干，没有无产阶级广大的群众革命组织（赤色工会、罢工委员会、反日会、工人纠察队、工人义勇军）则不必想在无产阶级的周围来实行真正革命的统一战线，或使之有利于无产阶级，也不必想夺得无产阶级的领导。因此，尽量扩展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工人）的政治教育和组织，基本的是借着发展他们的政治经济斗争的方法，这是我们党现在在满洲的第一等基本的任务。

满洲的无产阶级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是伟大的政治力量（在数量上，工业，运输，小手工业内约六十万，乡村工人约一百二十万，在质量上主要的干部是集中在几个大城市，奉天、大连、哈尔滨、抚顺等等，和几个主要的经济部门：铁路、煤矿、兵工厂，百分之八十的大产业工人，和大部的林木工人，是直接在日本的企业上作工，与乡村的关系密切），虽然它有一定的弱点（没有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国革命及其苏维埃阶段上的直接经验，在政治上，阶级觉悟

(组织性较小等等)，然而，无条件的它是革命和民族革命战线最基本的动力，各工业部门及运输业不断的罢工浪潮，以及工人的积极参加游击战争，完完全全证明无产阶级伟大的政治力量。然而，他们基本还带着自发的性质。党的任务就在于尽量扩展和指导无产阶级各式各样的群众斗争(特别是罢工和武装斗争)而首先是在他们日常迫切的部分的政治和经济要求的基础上，例如：按时发工资和发现洋，同等劳动同等工资，成年八小时工作日，青工六小时，并保留已有的工资标准，反对裁人和关厂，在裁人和关厂时，业主须付工人六个月工资，反对用白俄和日本工贼代替中国人，要求增加林木工人和雇农的工资，并且业主应当供给工人及其家属满意的住所。满洲国当局及业主须给失业工人免费的饭食、衣服、烧柴、住所；反对宪兵警察在兵工厂、作坊、矿井上的压迫，反对逮捕和屠杀工人，要求工人言论集会和组织工会的自由，组织工人拒绝运输和服务于日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迫工人劳动，并在反帝及阶级斗争的过程中尽量的把工人组织在上述的革命群众组织内，找出，提拔和训练工人先进的分子作为党、团、赤色工会、民众革命政权的骨干，并这样来保证夺取和巩固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

必须十分清楚的认识，反日斗争一天天发动起更多的广大劳动农民群众，因之而一天天与反对中国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农民土地运动的发展配合起来。

我们保持最宽广的反帝统一战线，但要坚决的拥护农民的要求。一切共产党员和革命的工人须明了独立的组织我们的武装力量，及无产阶级在反帝运动中的领导权是靠着巧妙的和及时的援助和组织加入反帝统一战线及正在斗争着的农民。

东三省党的组织，必须坚决的反对其队伍间对满洲土地问题估计得不够(如说满洲有很多荒地，因此土地问题不紧张)以及对

土地革命运动已达到的程度估计得不够。必须计算到满洲作帝国主义殖民地的程度比中国其他部分都大，并且它在中国是农村经济商品性最发达的一部，在乡村中，无论反日斗争和阶级斗争发展的速度都更快。

根据这种情形我们必须对组织满洲的农村工人特别注意，经过他们来实现我们在农民土地运动上的领导权。除了斗争没有办法挽救农民脱离饥饿贫困与死亡。党的任务在于提出最切实的要求和口号——譬如：百分之八十的收成归农民，不向日本帝国主义和满洲国政府及军阀纳任何的捐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满洲国政府大批的屠杀农民，反对焚烧农民的住宅及抢劫农民的财产和牲畜，停止还高利贷，自由种高粱及农民所愿种的其他东西，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所实行的对待奴隶的法律（禁止自由使用刀、锤、铲等农具和工具）并在这些口号的周围组织和联合农民的经济和政治斗争，并把他们的斗争与城市工人斗争联系起来。党应在扩展农民群众斗争的基础上把他们组织在各种革命的群众组织之内，尤其是农民委员会，这个农民委员会应该成为实际的乡村政权机关，并且为民众政权宽广的和强大的基础之一。它应该调节农民与游击队间的关系，经常的供给游击队以食品，组织武装自卫队，党应用全力使雇农和贫农成为农民委员会的指导力量，并在农民委员会的周围组织广大的中农群众。

因水灾和战争而受害的饥民难民为数极多，约由八百万到一千万，而他们正在为米，为高粱，为衣服，为烧柴，为住所而作着生死的斗争，那些能动员他们和组织他们与侵略者及剥削者斗争的口号，如：没收日本帝国主义的财产和货物给饥民，没收民族叛徒的财产给饥民，饥民自动的打开财主的米仓和高粱栈拿来吃，大家合力来抢财主的煤、木柴、衣服、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迫饥民难民建筑铁路，修飞机场汽车路工厂制造厂等等，如作这个建筑工

时，则日本侵略者须给他们和铁路及工厂工人适合的工资，反对饥民在收容所里等死，要求日帝国主义和满洲国政府无代价的发米粮、衣服、煤、劈柴、住所等等，所有这些口号，我们党必须广泛的传播，他们的组织形式可以是“饥民会”“饥民灾民联合会”等等。

对满洲国的军队应当提出这样的口号：谁替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满洲国当兵就是可耻的民族叛徒！兵士们！满洲国军队中的弟兄们带枪到反日的游击队方面来，杀死你们的长官民族叛徒，暴动起来反对屠杀中国民众的刽子手——日本帝国主义。而对反动军官所领导下的尚在斗争着的旧吉林军兵士们，可提出下列的要求和口号：兵士弟兄们组织兵士委员会来监督各种反帝团体为我们捐来的几百万几千万元的进款和用途。不要压迫和杀害自己的弟兄——工人农民学生和饥民！和工农联合及友好，不服从反动长官的反革命命令，去投降和压迫工农！小心你们的长官和国民党党官的叛变！最后，兵士选举长官的口号要小心仔细和有准备的提出来实行等等……便把他们大搬到革命方面来，并加紧武装革命与全副武装的反革命的斗争。

对小资产阶级提出停止和减少各式各样的捐税（首先是盐税、粮食税、户口捐），无代价的退还当铺里的衣被器具，反对城市里戒严，要求言论集会结社信教等自由。对于学生和知识分子提出反对关闭学校，反对屠杀学生和新闻记者，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学习的自由，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奴役式的教育计划，因为这是对学生的污辱和讽刺，反对孙文主义，因为它是流血的白色恐怖和卖国媚国的旗帜。不要忘记，在民族革命斗争中特别是在它的最初阶段上，一般的小资产阶级尤其是学生，在扩展群众反帝运动上能起很大的作用。对高丽人（其中一部分曾被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来反对中国人，而另一部分先进的工人农民经常的与中国劳动者共同的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对蒙古人(日本帝国主义根据其已定的使满洲及蒙古殖民地化的计划,而进一步进攻的最近和最先的对象)须提出特殊的斗争的口号,即是一方面借此可以揭穿和打破日本帝国主义(内蒙自立,间岛自立区)的武断宣传,和它之利用及故意挑拨民族恶感及冲突,以利于自己的帝国主义强盗事业;另一方面组织和联络它们与中国劳动者共同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他帝国主义。应当提出如下的口号:第一,一致抵抗日本国政府及满洲国政府的捐税和命令;第二,中韩蒙及其他劳动者共同的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和它们的奸细——中韩蒙的压迫者和剥削者,第三,苏联的工农与中韩蒙民众的友谊联盟万岁。为朝鲜人所提出的特殊口号大致是:朝鲜的农民们,日帝国主义抢去了你们的土地,并把你们从故乡赶出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归还自己的土地而奋斗,不给中韩日地主缴租。为蒙古人所提出的特殊口号,组织游击队武装反对日帝国主义侵入热河和内蒙!中国革命,外蒙人民共和国及内蒙群众友谊的联盟万岁。反对国民党及一切北方军阀的压迫,不给国民党及一切军阀纳税,不给本地王公督统纳税。反对喇嘛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压迫蒙古民众的民族叛徒政策。

计算满洲有一万到一万五千的日本工人,他们比中国工人及其本国日本工人都处于特权地位,并且顾及建立他们的革命斗争与日本国内斗争的联系,而应该提出日本工人和中国工人利益相同的口号,组织共同的罢工,在满洲的日本工人中间,组织共产党的支部,同时必须提出共同的要求,在满洲有建立工会组织之权。

根据上海所有的经验和满洲的事实,满洲反日会等等,能成为联合广大民众的组织,同时必须夺取这个组织的领导到我们的手里。满洲党的每个组织和每个党员,都必须提出那些是群众最感

奋，和在各地都能动员广大群众起来斗争的口号，并把他们日常部分要求和斗争与我们党总的政治任务和武装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联系起来。此外，党还必须慎重的估计到满洲的复杂国际关系与无情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时还必须进行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斗争，这些帝国主义的正为着压迫和奴役满洲的中国和其他民众，而与日本帝国主义竞争着，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必须尽可能的不怕是极小的可能，利用帝国主义强盗间的矛盾和冲突，使它有利于革命的群众运动。

党必须经常的和广泛的传播苏联的工农和中国工农友谊联盟的口号，以及中国民众和外蒙人民友谊联盟的口号，同时党必须在满洲的民众间作广泛的解释运动，来解释苏联所坚决执行的和平政策（特别是关于满洲事件）的实质和意义。

最后，党必须根据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一二八上海防守以及满洲游击运动的实际经验和朱霁青等将军——国民党张学良段祺瑞吴佩孚阎锡山冯玉祥等等每一件具体的反革命事实，来进行广大的解释工作，揭穿国民党张学良及其他反革命的团体，国家主义派，社会民主党、托陈取消派、罗章龙派对于满洲事变投降叛卖政策的事实；而另一方面，广泛的宣传苏维埃的中国在解决一般的反帝国主义和土地革命问题方面所得到的成绩，特别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已经对日宣战的问题，以便向广大的群众证明只有苏维埃政府和它的英勇的红军是中国唯一彻底的反帝国主义的政府和军队。假如国民党不是四面围攻我们的苏区，那么，我们的红军早已和全国反日游击队及义勇军在一起在第一道战线上直接的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了（参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对日宣战的宣言）。并且要指明中华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声明同任何的军队和队伍缔结作战的协定，共同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只要有两种条件：（一）停止向苏维埃区域进攻；（二）给他们

自己领土内的民众以一般的民权(言论出版集会罢工示威的自由)和武装民众的自由。这样，党不但能粉碎国民党的武断蛮横，而且会得到满洲民众对我们党广大的同情和拥护，并且真正准备满洲革命发展的基础。

只有正确的灵活的完成上述的任务，我们党才不仅能夺得和巩固自己在反日游击队内的领导，而且只有在我们的直接领导之下，目前的反日游击运动，才能变成千百万武装民众反日的及反对其他帝国主义的真正的彻底的民族革命战争。只有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才能造成真正民众的和真正由一切反帝国主义的民众(工人、农民、兵士、城市贫民、学生知识分子、革命的军官)所选举出来的政权，有一定的适合的领土基础，和在武装斗争的过程中由最好的游击队所构成的民众革命军，并且只有在我们领导之下，满洲的反日游击运动和革命运动，才能得到完全胜利。

此外，党必须在全国这运动中灵活和勇敢的利用各种公开的可能，以便把援助满洲游击运动的发起和领导权夺到我们手里，以便一方面揭穿国民党的手腕和欺骗，而另一方面利用这运动而公开的派革命分子和我们的人、钱，去帮助满洲的游击队，在全国特别是华北党必须立刻在群众中广泛的进行一种运动来解释，组织所谓“北方独立国”，即是变相的满洲国。这运动的实质在于：借此可动员广大的民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入热河及内蒙古的全部领土，和进一步的进攻中国北部和全中国。在我们的苏维埃区域里，党应当发起一种运动和举动，在精神和物质方面帮助满洲国的游击队。这运动不仅给满洲的游击队以有力的帮助，同样也会掀起和提高国民党中国里反帝运动的战斗精神和情绪，而同时也提高苏维埃中国里的红军兵士和劳动者的精神。募捐援助游击队，不应当只限于金钱，而应该普遍到各种东西——米粮、衣服等等。

四 我们党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巩固和发展是满洲群众斗争胜利的保障

我们上面已经指出了，满洲民族革命斗争胜利的前途，在基本上要看我们党如何的执行目前阶段上伟大的基本的革命任务，因此我们党在满洲必须有自己的能执行上边为满洲指出的任何的组织。然而可惜，在满洲我们党的组织，在最近一年中虽然有发展，然还远远的落在客观可能之后，党员和团员数量不大，群众组织非常薄弱。因此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发展和巩固我们在满洲的组织，是目前我们党最要紧最主要的任务之一。

应当加倍和巩固满洲党的领导，以便这领导真能和真会应付这复杂的环境和极端重大的任务。顾虑到军事的环境及在满洲省委和地方党委员会间时常没有必须的联系，省委须在各地建立起强健的和有独立及自动的工作能力的党委员会，譬如在南满北满等处，以及在各主要游击区域和抚顺等，同时在各大城市——大连、哈尔滨、奉天、长春等等。所有满洲党的组织，从省委到支部以及每个党员都必须用全力和一切政治方法，努力的打入一切游击队(首先是最大的)和一切重要企业(首先是南满铁路，抚顺、穆棱等煤矿，大连、松花江的航运等等)以及一切群众组织(反帝同盟、反日会、农民委员会、大刀会、红枪会等等)去，以便和群众发生联系及在其中建立党的支部。这些支部要十分的秘密，然也必须能扩展革命的群众工作。对于找出，提拔，和教育，以及正确的利用党的组织干部的问题，特别要严重的注意。应当消灭那种以为满洲“无人”可作我们干部的不正确的意见，在满洲天天有更多新的力量被吸进游击队和反帝运动中来，为什么能说在满洲没有先进的工人和劳动分子呢？满洲党的组织须在群众反日游击战争，